

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

名誉主编 巴 金

温馨小说

WENXIN XIAOSHUO

冰 心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
名誉主编 巴 金

冰 心
温馨小说

卓 如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图：高传琳

冰心 温馨小说

卓如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5 插页 5 字数 135,000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4次印刷

印数：18,001—22,000册

ISBN 7-5321-1282-9/I·994 定价：11.00元

序

卓 如

—

冰心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代开拓者，冰心这个响亮、优美的名字，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期，就伴随着她的诗歌、小说、散文，闪耀在新文坛上。至今已经整整七十五年了。在这漫长的创作生涯中，她总是用敏锐的眼光，观察人生，选取那个时代先进思潮所关注的社会问题，进行艺术加工，作出哲理的探索。因而翻开冰心的小说，就有一股浓烈的时代蓬勃气息扑面而来，仿佛置身于她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生活的激流中，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幻，社会生活的律动，以及种种剧烈变革在人们心弦中引起的回响。

“五四”是一个觉醒的时代、开放的年代，各种思潮，大量涌进中国，年轻的冰心，在新思潮的激荡下，自觉地站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，以睿智的目光，观察现实生活，运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，提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，诸如当时思想界、知识界关注的，民主自由问题，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问题，教育问题，妇女问题，家庭问题，儿童问题，战争问题，人才问题……这一系列问题小说，从不同的侧面，反映出时代的主潮。《斯人独憔悴》所描绘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，热血青年奋起救国，勇敢地面对军阀政府的刀枪；官僚的昏庸和腐败，顽固势力的暗中勾结，联合镇压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，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回旧的轨道，那一幕幕场景，那激烈的对垒，那刀光剑影，那壮志难酬的悲愤，仿佛可以听到风起云涌的历史潮流的巨响。《去国》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实质。爱国志士，废寝忘食，为国奔波，慷慨激昂，发动起义，抛头颅，洒鲜血，换来的仅仅是共和的匾额，国内依然是军阀混战，国库空虚，建设事业，无人过问。学成归国的青年，空怀报国之心，无处施展才干，沉沦的沉沦，去国的去国，正是那个时代的剪影，作者提出的优秀人才流失的严峻问题，是有远见的。

三十年代，倡导革命文学，左翼文艺成为时代思潮的先导。冰心在现实生活中，渐渐感到周围事物中有阶级、层次之分，人情世态中有很浓厚而压抑的辛酸成分。这时期创作的《分》、《冬儿姑娘》、《相片》等小说，都是严肃地面对现

实，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，观察人生，剖析人际关系，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新的体验，新的理解。基调是同情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，赞赏劳动者的反抗行动，歌颂劳动者英勇顽强，鄙视剥削者逸乐生活。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受到时代思潮洗礼的心迹。五十年代的《陶奇的暑期日记》、《好妈妈》、《回国以前》、《在火车上》等等，都真切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主旋律。

近作《空巢》、《万般皆上品……》、《落价》，反映的均是八十年代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。前者描述新时期的改革、开放政策的贯彻，给社会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。关闭的国门重新敞开，隔绝三十年的大洋两岸，打破了封冻的坚冰，开辟了新的航道。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，作出不同抉择的旧友重逢，倾诉了彼此在时代的暴风雨中的飘荡，在人生战场上的奋力苦斗，生命历程的曲折和坎坷……后两篇反映的知识贬值的现象，恰恰是亿万群众悬在心上、挂在口上的焦点问题。从这些作品中既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，又体会到她的新问题。

二

冰心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，往往把她的深厚的情感，与她所刻画的理想人物的心境，交织融化，汇于一体，因而她的小说总是弥漫着温馨的情调，具有独特的美感魅力。她塑造了一系列纯朴、善良、勇敢、聪慧、高雅的人物形象。他们

性别不同,年龄层次有别,性格各异,以他们各自的丰姿,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,组成了绚丽多彩的人物画廊。

少年儿童是人生季候里的春天,蕴积着丰富的生机,无穷的创造力,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。冰心以她独具的童心,来描摹少年儿童的形象。比如《寂寞》里的小小和妹妹,作者仿佛是漫不经心,娓娓叙述小小和远道来的妹妹假期的活动;在后院看鱼;灯下玩各种玩具;溪边拣石子;坐在水边大石头上说话;捉蜻蜓,在廊下看雨讲故事;摇冰激凌,钓螃蟹……勾勒出两个聪颖的儿童形象。小小机灵,淘气、主意多;而妹妹腼腆,秀雅;不同的性格特点,演出了一幕幕天真烂漫的喜剧,使人感到既可笑,又可喜可亲。

冰心在刻画人物形象时,大多不用浓墨重彩,也较少精雕细刻,只用素描的笔法,淡淡数笔,人物形象就仿佛那出水的芙蓉,鲜灵灵地浮现在水面上。《六一姊》、《冬儿姑娘》、《小桔灯》分别塑造了三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少女形象。六一姊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姑娘,她随着当乳母的母亲到水天相连的海隅来,每次都会想出新鲜花样同游伴玩。但是在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下,她竟主动把自己的一双天足裹尖了,摧残少女的陋习限制了她的好动的天性,不能再与游伴共享海滨嬉戏的欢乐。但是封建的桎梏并不能锁住她那纯洁、美好的心灵。当童年的游伴到她的村子里来看社戏的时候,受到众人的窃窃议论,百般局促之中,六一姊却挺身而出,从容地用练达人情的话语,为游伴解了围,尽心庇护了童年

的朋友。凸现出农家少女善良、美好的心灵。如果说六一姊是一个温顺、真诚的姑娘，那么冬儿可以说是“野性十足的假小子”，她外表“傻大黑粗”，因着过早地失去了父亲，贫穷迫使她小小年纪就挑起生活的重担，在黑暗、残酷的社会环境中，孤苦的冬儿，时时受到欺侮、挤压，但她不辞劳苦，不畏鬼神，不惧大兵，勇敢地起来向社会上不合理现象抗争，以强抗恶，为自己争得了生存的权利。苦难中的挣扎，横暴势力面前的反抗，练就了她的大胆、泼辣、倔强的性格。《小桔灯》里的小姑娘，则是一位文静、灵巧的少女，她面对突然降临的苦难：父亲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失踪，母亲重病不起；她不惊慌，不哭泣，沉着地应付突来的袭击。她请大夫为母亲治病，她为客人精心制作小桔灯，送客人照着上山。她坚信，黑暗即将过去，曙光就在前头。她的敏慧、乖觉、镇定、乐观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冰心在小说中，塑造了一系列理想的，完美的青年女性的形象。她们大多心地善良，温柔美丽，活泼大方，稳健端庄。她们青春焕发，充满活力，总是以自己的智慧和高超的才能，赢得女性的尊严；以自身事业上的辉煌成就，获得男人的敬重。《别后》里的宜姑，她是大家庭中的二小姐，她集精明干练，温婉敦厚于一身，成为家中的“内阁总理”，上上下下的事，都是她一手操持，做事既周全又痛快，里里外外，一切都安排得绵密而圆满，令兄嫂弟妹，无不心悦诚服。可以说是闺中英杰的典范。《第一次宴会》中的瑛，仿佛是宜姑

式的精明能干的女子的延续。新婚的瑛，在慈母的催促下，奔向自己新建的“爱巢”，这里工程未竟，墙壁未干，满屋子的油漆气味，门窗户扇都不完全，院子里是杂乱的砖石灰土。却要筹备招待外宾的宴会。她机敏地筹划，稳静地指挥，辛勤的劳作，周密的安排，使杂乱的新居，变得整洁，优雅、温馨，一切陈设，无一不妥帖，无一不温甜。她端庄、秀丽，以高雅的风韵，在客人中间周旋，谈笑，令夫君惊奇，佩服，引以为骄傲。《两个家庭》里的亚茜，她受过高等文化教育，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。她选择一条清静的文化街，作为住所，院子里种了花草，窗外遮满绿荫，屋里布置得静雅、洁净。她不仅把家政料理得井井有序，而且在事业上有新的理想和追求，过着“红袖添香对译书”的充实生活。而且善于教育子女，使新一代在健康、良好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。这一系列青年女性，都具有玲珑高洁的灵魂，她们生命的光华，把生活映照得更加美好，更加温馨。

还有一系列热爱祖国的青年，慈祥温柔的母亲，通情达理的老奶奶，以及博学风趣的老教授等众多形象，在冰心的笔下同样熠熠生辉，透出了温情一片。

小说的情调，是和作家的气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冰心在她的生命历程中，一直生活在充满着爱的环境中，始终拥有最丰足的爱。她一降临在这个世界上，迎接她的是温暖的家庭，环绕着她的是长辈的喜爱。她的童年生活是健康的、快乐的、开朗的；她充分地享受着母亲、父亲、祖父、舅舅的

恩慈和挚爱。在学校里，她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师爱和友爱。独立组织家庭后，她得到了最密切、最真诚、最深厚、最长久的夫爱。中年以后，她又拥有子女和孙辈们纯洁的深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自从冰心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后，她的作品惊动读者万千，如今已经哺育到第五代。数以亿计的读者喜爱她、尊敬她、崇拜她。她拥有的爱可谓最多、最丰富、最圆满。而她也付出了最宽厚、最博大的爱。她爱周围一切值得爱的人；她爱亲、友、师、生；她热爱祖国，爱人类，爱和平。她把真、善、美献给广大的读者，把花、光、爱献给亿万少年儿童。她把自己的劳动所得，捐给灾民，捐给家乡，捐给希望工程……

七十年前，冰心在美国的默特佛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：“爱在右，同情在左，走在生命路的两旁，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，将这一径长途，点缀得香花弥漫，使穿枝拂叶的行人，踏着荆棘，不觉得痛苦，有泪可落，也不是悲凉。”从冰心书写的：“有了爱，便有了一切。”“永远怀着五爱的心。”“愿大家都为使人间充满了爱而写作。”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等题词中，可以窥见作家内在情思的主色调，也是她对人际关系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想。这主色调往往或明或暗，此起彼伏地贯穿在她的小说创作中，形成作品的基本情感线索，融化为温馨的情调。

冰心在新文学发展史上，曾经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：她的小诗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风靡一时，在新诗发展的长河里，掀

起了一阵巨大的波涛。她拉开了叙事散文的序幕，她的英文，为确立白话散文的文学正宗地位，起了促进的作用；散文成为她最喜爱，运用最自如的一种文学形式。她在小说创作中，充分吸收了诗和散文的优点和长处，因而她的小说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倾向。

在艺术表现上，借鉴了诗歌的抒情手法。在小说中，时以叙述人的口吻直接抒发情感，时而通过人物的语言或人物的心理活动来表露作者的主观意态，使小说带着浓重的抒情色彩。《鱼儿》是一篇很典型的抒情小说。它没有虚构的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，没有铺开来描绘人物的仪表、服饰，也没有设置繁杂的人物关系；只叙述小说的主人公“我”在黄昏的海滨垂钓时，面对涌起、卷退的波浪，展开想象的翅膀：“我要是能随着这浪儿，直到了水的尽头，掀起天的边角来看一看，那多么好啊！那么一定是亮极了，月亮的家，不也在那里么？不过掀起天来的时候，要把海水漏了过去，把月亮濯湿了。不要紧的！天下还有比海水还洁净的么？它是澈底清明的……”抒发了对大海的向往与赞叹之情。随后与一位老兵邂逅，老兵述说了海战造成千百人的伤亡，他也在战争中失掉了右臂，沉到海里了。后半部几乎完全是主人公情感的抒发。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活动，展示反对战争，抨击把广大兵丁充当炮灰的主体情思。《超人》也是一篇以抒情为主导的小说，作者通过冷心肠的青年何彬心理情绪转变的表述：“我这十几年来，错认了世界是虚空的，人生

是无意识的，爱和怜悯都是恶德……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牵连，不是互相遗弃的。”抒发了对母爱的纯洁、无私、伟大的赞颂。

抒情手法的运用，对艺术形象的创造，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。《分》的主旨是揭示社会的黑暗，贫富的悬殊，把同时降生的小生命，从物质上、精神上彻底分开了。作者在人物的对话中，注入自己的博大精深的情思。劳动者的儿子，眼里放出了骄傲勇敢的光，对富家子弟说：“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，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，娇嫩地开放着。我呢，是道旁的小草。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，我都须忍受。你从玻璃窗里，遥遥的外望，也许会可怜我。然而在我的头上，有无限阔大的天空；在我的四周，有呼吸不尽的空气。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。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，是烧不尽割不完的。在人们脚下，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！”这段人物心迹的展示，犹如一首优美的抒情诗，可以说是作者主观情思的表露，是心灵深处涌溢出来的真情实感，对富裕生活的鄙夷，对劳动者的尊重和赞美。这类抒情插曲的恰当应用，不仅使作者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更加鲜明，更富色彩，而且给读者以诗情的温馨。

冰心的小说，往往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。以“我”作为展开故事的线索，满蕴着深情，倾诉我的所见、所闻、所遭、所感、所触。使读者感到小说中所发生的一切，全

是人生的真实。没有虚构编织的成份,没有浪漫的色彩,没有人为的戏剧性的冲突,没有媚俗的诙谐,只有逼真性和亲切感。如《六一姊》,作者始终以“我”的亲身经历为主线,描述“我”与六一姊见面时的腼腆,海隅拾鹅卵石时的欢乐,埋荆棘制煤时的急切心情,在在都显得质朴、自然,富有童真的情趣。特别是“我”与六一姊分手时,金色的斜阳落山后,暮色苍茫中,两个姑娘,坡上坡下,遥遥相望,转过麦垄,便彼此看不见了。这匆匆的一别,既没有依依惜别的话语,也没有频频挥手的动作,却洋溢着动人的诗意,使读者从中感受到少女时代天真烂漫生活的温馨。《海上》,描述“我”在阴沉微雨的早晨,独自坐在飘浮在岩石下面的一条小船上。一个老渔夫,从沙滩上走来,向她诉说他的聪明美丽的女儿,只爱海,夜晚跟着渔夫出海打鱼,攀着帆索,站在船头,凝望大海。渔夫刚一转身,灯影里一声水响,女儿滑下去了,淹死在海里。这悲凉的故事,引发了“我”的无限感触,透过“我”的情感的直接抒写,在静默凄黯的美中,鲜明地映照出父爱的温馨和永恒。还有《两个家庭》、《鱼儿》、《小桔灯》等篇章,也都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笔法,这给作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,可以更灵活地起讫,转折,变化,作者浓烈的情愫的抒发,可以表达得更加得心应手。

还有一些篇章,表面看来,作者没有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,但也隐隐约约的有一个“我”的存在。《别后》里的“他”,作者透过这个特定人物的心理视角,来感应小说世

界中的种种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。“他”应邀来到永明的家，受到盛情的款待。从“他”的心灵窗口，反映出一个温暖甜适的家庭。《离家的一年》里的小姊姊，她既是作者塑造的人物之一，又是他离家一年发展变化全过程的见证人，以小姊姊的切身感受，烘托他的恋家的情绪。《第一次宴会》里的瑛，实际上可以看作小说世界中的“我”，在瑛调理下，那炉火、那灯光、那柔和的色彩、那高雅的宴席，那轻声慢语，构筑了一个美满、甜柔、温馨的家。其他像《空巢》、《明子和咪子》、《远来的和尚》、《落价》等篇，也都可以找到隐藏的我，给读者提供一个观照小说中所发生的人和事的心理窗口，以这一特定人物对周围事物的理解、判断，曲折地传达出作者的主观意绪。读来倍感亲切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

冰心的小说，往往把人物活动的时间安排在清晨、黄昏、月夜；活动的场景设置在海滨、湖畔、公园、山间、船上；借助自然景物的描摹，将人物的美与环境的美，融为一体，达到情与景交融的境地，造成特定的温馨的氛围。《西风》的开头，以深秋萧瑟的大地，田野上“剩余的高粱梗头，在黄昏残薄的日色下，映出修长的森立的淡影。野草枯黄，田土也干缩的裂开。轨道两旁秋柳的黄条，在秋风尘土之中，摇曳出可怜的飘忽的情调。”来衬托女主人公秋心的萧索的百无聊赖的心情。仿佛那萧飒飞卷的秋风无意中侵袭了你，使你在阅读的瞬间，步入作品的境界，不由自主地同情秋心的寂寞和感伤，沉浸在凄清的意绪里。当场景转到轮船的最高层

上,“海上升起明月,海波上颤动着闪烁的银星,泱泱的海风之中”,十年前被秋心拒绝的远,在旅途中重逢后,依然追随着秋心,很亲近的坐在她的旁边,关心她,体贴她,给孤寂、悲凉的秋心,以微薄的慰安。在“卷地西风,半帘残月”的凄美氛围中,增添了丝丝的暖意。《寂寞》的环境渲染,更是色彩斑斓,那雨后的小山,彩云般的野茉莉,满池盛开的荷花,水边的小船……自然景物的绚丽,与人物心灵的波动融汇贯通,使童真的情趣,富有灵感的激荡;使纯洁的、真挚的手足之深情,更显得甜美、温馨。

冰心的小说的艺术结构,大多是顺畅、协调的。她一般采用两向的结构体系,一种是横向的关系,依托在空间的构建中,两个国度,两个家庭,两个人物,相辅相成,适当地组合,在发展的各个阶段,彼此映照、烘托,自然地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后果,双方的优劣也就不言而喻了。另一种是纵向的演进,通过时间的流变,事物的诸层次逐步拓展,各个阶段循序推进,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冰心在应用这种灵活多变的结构时,比较注意两向的恰当排列,各种因素的组合,做到相称、适宜,各有各的坐标,又都各得其所,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。事物的横向联系,紧密无隙;纵向发展畅达,自然,符合本身发展的规律,给读者以均衡、安适、平和的印象,产生一种和谐、温馨的美感。因此,我们把这册珍藏本,称为温馨小说。

出版说明

一、为了弘扬民族文化，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，特出“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”丛书。

二、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，进行编选，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。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，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。

三、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，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“序言”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1年6月



作 者 像